

“解放全中国”：伟大口号从陕北喊过长江声震全中国

本报记者贺占军、姜辰蓉
孙正好、李浩、邵瑞

“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！”1947年，中国命运的十字路口，转战陕北途中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战斗号召。

从黄土沟壑中飞出的口号，道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，激励着军民斗志。一时间，“四海翻腾云水怒，五洲震荡风雷激”。

军歌嘹亮，冲锋，冲锋！这响亮的口号伴随人民解放军挺进大别山、打过长江天险，覆灭蒋家王朝。

红旗漫卷，前进，前进！这有力口号宣告中国共产党从劣势转为优势，带领广大人民迎来新中国的诞生。

这句口号是怎样喊出来的？在建党百年之际，重走转战陕北之路，我们在黄土地追寻答案。

有一种失败叫占领

两座大山山脚下，坐落着延安王家坪革命旧址。这里曾是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驻地，如今旧居罗列，参观者络绎，却一片祥和井然。

时光回溯至70多年前，1946年6月，蒋介石撕毁“双十协定”，对中原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，全面内战爆发。1947年3月，国民党胡宗南纠集大军进攻延安城的枪炮声，打破了王家坪的宁静。

当时，国民党军集中了34个旅（师），共23万余人，由胡宗南等率领，妄图一举占领延安；与之形成对比的是，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仅有不足3万人。一时间，“希望之城”延安告急！

“面对国民党军的来势汹汹，有同志表示要誓死保卫延安。但毛泽东经过再三考虑之后，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——主动撤离延安。”延安干部培训学院副院长杨晓红说，“当时好多人不理解，毛泽东就给大家做解释工作。他说，留人失地，人地皆存；而留地失人，人地皆亡。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来换取全中国，不要在乎这一城一池的得失。”

也有人出于安全考虑，坚持要“中共中央离开陕北，东渡黄河到较安全的地方”。而毛泽东再次站在全局的视角，明确指出自己不能走，并要求党中央也最好不要走，从而达到拖住胡宗南为其他地方争取有利条件的目的。最终，中共中央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，决定继续留在陕北指挥作战。

本报记者林苑、韩朝阳

仅上过一年半小学的河南延津农民赵长印，立志写小说，父母坚决反对，妻子沉默忍耐，唯有大字不识一个的老祖母欣然支持。

一部小说20年没写完，村里老老少少都笑他“老农民写小说，异想天开”，“不务正业”的赵长印却坚持把“梦”做到底。

20余年间，稿纸堆满纸箱发黄变脆，手指长期写作发痛变形，小说能否出版前途未卜，赵长印不奢望作品广为流传，却坚信笔下的文字能留住乡村的“根”。

呕心沥血200余万字，花甲之年的赵长印终于完成长篇章回体小说《胡家堤》。这部讲述豫北乡村140余年历史变迁的草根作品，凝聚了他半生的心血，也描绘了豫北农民心中的“白鹿原”。

祖母的一生和我的前半生

赵长印立志写小说并非突发奇想，沉甸甸的故事已在心底积攒多年，他只恨自己动笔太迟，迟至祖母都没能看一眼他讲述的故事。

赵长印的童年时光大半在祖母的堂屋里度过。彼时，位于黄河故道南岸的延津县胡堤村还遍布风沙滩、盐碱地，村子延续祖辈的传统，被称为胡家堤。祖母的堂屋也只是泥坯墙、高粱顶的“泥抹棚”，但这里是赵长印的故事乐园。

祖母周文秀大字不识一个，赵长印却从她口中听闻了诸多家族故事和村庄往事。祖母的故事里，有机智善良独自养活子女的高祖母，有为省口粮当流民离家讨饭的二曾祖母，也有亲人相继被恶人杀害，却无处申冤，多次寻短见的祖母自己。这些从清光绪年间说起，跨世纪的往事回忆、村庄变

1947年3月18日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就从王家坪出发，踏上转战陕北的征程。

光明在前 笑声从不曾消失

夏日的灿烂阳光，透过窗棂照射在延安市安塞区王家湾革命旧址的窑洞中。炕桌、油灯、被褥等陈列在内，一如往昔。1947年4月，转战中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在这里停留了58天。窑洞内的墙上，挂着毛泽东的题字——“光明在前”。

这是在王家湾停驻时，应任弼时女儿任远志的要求，毛泽东所题写的。转战之路险象环生，困难时刻，这题字却如此坚定，给人无限鼓舞。

从延安撤离，毛泽东便化名李德胜，取“离得胜”之谐音，也就是“离开以后取得胜利”的意思。周恩来化名“胡必成”，“胡”来自他那长长的黑胡子，战争岁月他实在无暇天天剃须，干脆让它长个够，而“必成”则是“必定成功”之意。

“从安塞到靖边，面对敌人四个半旅的追击，在小河几乎和敌人迎面相遇。在天赐湾，毛泽东按兵不动，唱了一出‘空城计’，让敌人顺沟过去。在佳县，敌人10万兵马南北扑来，大雨连绵，河水猛涨，面对渐渐逼近的敌兵，毛泽东毅然决定沿着葫芦河向黄河相反的方向翻山而去，脱离险境……尽管辗转劳顿、危险重重，但丝毫不影响毛主席对前途的信念、对胜利的信心。”延安革命纪念馆原馆长张建儒说。

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挥下，我军运用“蘑菇战术”与敌巧妙周旋、牵制，并歼灭其有生力量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。鄂吉成时任中央警卫团战士，据他回忆，转战中尽管有艰难、有危险，战士们有时会感到非常紧张，但他们从不曾感到消沉，从不曾产生过失望。

“在那段日子里，部队依然不断传出玩笑和嬉闹声。因为有毛主席在，有毛主席运筹帷幄，部队就会无往不胜。”鄂吉成说。

对革命必胜的信念、对战争必胜的信心，时刻都在激荡着全体军民。正是有了这个信念，毛泽东等领导人虽处一隅，却始终放眼全国；虽居险难，却永远心向光明。

而转战陕北的结局也正印证了毛泽东的预言。仅仅一年多，敌人在损失兵力10万余人之后，不得不狼狈逃出陕北，落了个“人地皆失”的局面。



安塞区王家湾革命旧址内陈列的旧物件(4月21日摄)。

本报记者邵瑞摄

自己的部队自己的党

重走转战陕北之路，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俯拾皆是。在一处处旧址中，一幅幅泛黄的老照片记录了当时当地群众拥军的情况：有主动为部队带路的老大爷，有赶着牲口送粮的小队，有运送一捆捆军鞋的青年……在黄河渡口，为了让部队顺利渡河，老大爷甚至赶着牛车，送来了自己的棺材板。

“我的母亲曾说，那时候打仗粮食短缺，一天到晚人肚子都是饿的，有时候连野菜也吃不上。但只要有点粮食，爷爷奶奶就会蒸馒头、烙成饼或者做成窝窝头，给我们自己的部队送去。”张建儒说。

“自己的党、自己的部队”，在当时老百姓的心中就是这样的认知，他们倾其所有支持党中央和解放军。1947年10月，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转战到佳县，与胡宗南部将展开一场恶战。“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”佳县一带已被胡宗南部抢掠一空，我方粮草十分吃紧。毛泽东计算了一下，如果仗打三天，部队就需要12万斤粮食。

时任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说：“把全县坚硬的粮食挖出来，够部队吃一天；把全县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，还可以吃一天；剩下的一天，就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！”

战役打响了，佳县老百姓的支前队伍扛着拉着从各家各户凑来的粮食、驴和羊，解放军打到哪里他们就一步不离地跟到哪里。战斗胜利后，

应张俊贤的请求，毛泽东在一块白布上挥笔写下“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”这13个大字。

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历程，就是一幅壮丽的人民战争画卷：前方人民解放军冲锋陷阵、奋勇杀敌，后方游击队紧密配合、神出鬼没、捣毁敌营，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加，用最高涨的革命热情支前、助战。

据清涧县统计，转战陕北之初，全县支前超过28万人次，出动牲口23万次，运送军粮10万多石，做军鞋2万多双，有2100名青年参加了解放军。据绥德县统计，从1947年6月开始，全县应征公粮5.98万斤，超征6700斤；应征公草1100万斤，超征200万斤。

人民就是江山

为什么陕北群众会如此拥护共产党？在杨晓红看来，这是因为共产党心中同样装着群众。

“我们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10多年的时间里，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，始终为老百姓谋福利。老百姓得了实惠、得了好处，自然觉得共产党好，自然心甘情愿愿听党的话、跟党走。”杨晓红说，“真正赢得老百姓的，就是中国共产党恪守了自己的群众观点—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一切为了群众，才能一切依靠群众。”

转战陕北的过程中，每当遇到危险和困难，党的领导人总是惦记着群

众。1947年6月7日中央撤离王家湾时，转移方向确定了，毛泽东对警卫人员说：“马上通知村干部，让乡亲们跟上部队撤离。”

有人担心这样会暴露中央机关的行踪，建议不要把部队的行动告诉老百姓。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这种意见，他指出：“现在军民已凝成一体，我们应该对群众负责到底。一定要把我们的行动方向告诉村干部，让乡亲们跟上部队转移。”

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关心爱护赢得了陕北人民的真心拥护。在安塞王家湾村，村民们向记者讲述了这样的故事：党中央从王家湾撤离之后，国民党进驻王家湾，老百姓坚壁清野之后，全部搬到山上。毛泽东的房东薛老汉被抓住以后，被国民党刺掉手指，也没有说出毛泽东他们的去向。

在王家湾村民高庆凯的记忆中，完全没有父亲的身影。“父亲牺牲时，我才一岁。根本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。”高庆凯说。转战中，他的父亲志愿为部队抬担架，刚去了20多天，就牺牲在羊马河战役中。

在子长县余家坪乡羊马河战役烈士纪念碑上，我们找到了高庆凯父亲高焕明的名字。上面刻着：“高焕明，男，汉族，1917年出生，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坪桥镇王卯湾村人，担架队民工，1947年在子长县羊马河战役中抢救伤员牺牲。”羊马河战役中，我军以伤亡479人的代价，毙伤俘敌4700余人。

高焕明的尸体被拉回到村子后，毛主席正在王家湾。村子里给高焕明开了追悼会，当时中央警卫团、王家湾的官兵都参加了，毛主席也参加了高焕明的追悼会。在这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心中，群众是铜墙铁壁，人民就是江山。

“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”

疯狂反扑也未能挽救国民党在各个战场的溃败。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，再经淮海战役、平津战役，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，决定战争进程的主动权开始转入共产党人手中。

6月底，刘（伯承）邓（小平）12万大军一举强渡黄河天险，随后挥师千里进军大别山，由此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。不久，陈（赓）谢（富治）、王（秉钧）陈（毅）粟（裕）大军挥戈西进，三支大军与国民党军逐鹿中原，创建了江淮河汉

之间新的中原解放区，完成了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任务。

1947年10月，在佳县神泉堡，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》，并于10月10日颁布，响亮提出“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”的口号。这个口号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，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和响应，对整个解放战争后来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。

喊出这句口号5个多月后，1948年3月23日，毛泽东率领在陕北转战了一年的中央纵队，从吴堡县东渡黄河，前往河北西柏坡。

陕北古渡，青山起伏，黄河波平。

1948年3月23日，毛泽东从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川口村渡口东渡黄河。历时1年零5天的转战陕北结束，中国革命进入新的篇章。在抵达东岸的山西后，毛主席下船回望对面苍苍的陕北大地，深情地说：“陕北是个好地方！”

黑白老照片定格的一瞬间中，老船工薛海玉头上包着白羊肚手巾，手里拿着旱烟袋，如陕北大地一般沟壑纵横的脸上绽放着淳朴的笑容。73年前的料峭春寒中，薛海玉撑着木船将毛泽东摆渡过黄河。那天浑浊的黄河水比以往平缓，但依然夹杂着冰块撞击船身。薛海玉凭丰富的经验避开了漩涡和险滩，让木船顺利靠岸。

彼时的薛海玉没有意识到，自己亲身参与了中国革命的转折点。1935年10月落脚陕北时，中央红军仅剩7000余人；1948年3月党中央离开时，人民军队兵力已达280万，解放全中国胜利在望。

在宣言发出之时，我军已着手进行战略反攻，历52天的辽沈战役，人民解放军以伤亡6.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47.1万余人，取得决定性胜利。三大战役的胜利，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。“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”这句口号也就随着三大战役的推进，从北到南，越喊越响亮，一路喊过长江、喊到南京。

这简洁有力、气势恢宏的口号，配合解放军的所向披靡、战无不胜，一路凯歌。这句口号成了解放军的精神旗帜，成了蒋家王朝的丧钟挽歌，真正声震全国、声震全世界。从此以后，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在了世界东方。

一位河南农民为村庄写“史记”



大图：赵长印在黄河故道南大堤徘徊，放眼望去都是金黄麦田。

小图：赵长印20余年写下的小说手稿。本报记者韩朝阳摄

打工，养家糊口，安稳度日。妻子盛金娥虽通情达理，但也难以理解，仅沉默中立。唯有80岁高龄的祖母最懂赵长印的心思，欣然支持孙儿写作。

身材敦实的赵长印脑子灵光，但无法说服父母、妻子，只能在争执中提笔写作。两年后，祖母去世，赵长印失去了唯一的支持者。但他却从未起过半途而废的念头，他有自己的信念和执着。

赵长印祖母辈生活的胡堤村紧挨着黄河故道南大堤。“人少兔子多，出门踮沙窝。到处沙碱地，年年没吃喝。人人都要饭，没人上过学。辈辈当长工，住的茅草窝。”这段顺口溜是赵长印记录下来的村庄苦难记忆。《胡家堤》开篇便讲述了赵长印的祖辈外出逃荒的凄惨场景，待到灾荒过后，村

民返家，全村仅剩18户人家，活下来的不足百口人。

“从祖母那里听来的故事，多数是旧社会里村庄的苦难史，了解之前的苦，更加珍惜现在的甜。”赵长印说，“回顾140余年间乡村变迁的历程，所见所闻会促使自己对文化传承、对幸福生活从何而来进行思考。”

对赵长印而言，祖母便是自己的“教书人”，村庄史就是最好的“教科书”。

不过，赵长印逐渐发现，尽管村里还有不少八九十岁的老人，但1961年出生的他已是最了解村庄过往的人。“生活越过越好，过往的酸甜苦辣迅速模糊，老年人不愿提，年轻人不关心。”赵长印说，“本村人不了解村庄的过往，本家人不关心家族的传承，很多

人都不知道祖辈的名讳。”

“对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地，总得知根知底。没人讲农村的故事，我就自己讲。”在赵长印的构思中，《胡家堤》和《白鹿原》有相似之处，关注原味农村生活，挖掘区域文化根脉，折射真实历史面貌。花甲之年的赵长印不奢望《胡家堤》广为流传，但希望自己的小说能为后代留下时代的记忆、寻根的脉络。

写作的“大敌”

4年前，当赵长印初步完成小说时，20斤稿纸填满了纸箱，早年的手稿已发脆发黄。

“我当时就告诉老伴，觉得死而无憾了。”赵长印虽是地道的农民，却带有一股书卷气，写起小说，不缺起承转合的笔力，也不缺跌宕起伏的情节，但他写作的“大敌”是养家糊口的压力和“群嘲”中的孤独。

提笔写作伊始，为静心写作，赵长印与家人分居，时常通宵达旦，别人天亮起床时，他仍熬夜写作未眠。“白天要养家糊口，还要兼顾人情往来，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能安心写作。”冬季夜长天寒，赵长印长期伏案写作，双腿冻得冰凉麻木，手指因长期握笔变形。

看到赵长印为了写作“糟践”身体，一向反对儿子“瞎折腾”的父亲赵灿心疼不已。他不再反对儿子写小说，但对赵长印提出一个要求，不要再和家人分居。这样，赵长印熬夜写作后，好歹有暖和的被窝可以暖暖腿。

生活中的苦闷尚有人体谅，心灵的苦闷却无处排解。老农民写小说20年没写完，他渐渐成为村里的“笑

谈”。不少人嘲笑他不务正业、瞎费工夫，异想天开。

执拗的赵长印能理解村民的“群嘲”，但一门心思扑在小说上的他，坚信《胡家堤》中“真实记叙”和“朴素表达”的价值，这也是他对自己半生心血的最低要求和至高追求。

“我写的都是真实发生的事，不需要编造情节，也不用刻意渲染情感，都是大白话，你切身感受过的经历，你发自内心的情感，自然而然会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。”赵长印相信，这样的故事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，不会“瞎费工夫”，小说中寄托的黄土文化根脉也会随之代代相传。

庄稼地里的“好把式”赵长印能写一手好字，但对电脑一窍不通。将200余万字的小小说变成电子版，他就折腾了三年多。乡亲四邻介绍熟人，花钱在网上招聘打字员，请打印店老板帮忙……赵长印对文字有种“洁癖”，打字员整理的章节总被他挑毛病，以至于先后雇了7个人，才整理好小说的电子版。赵长印把整理出的章节一一打印出来，逐字逐句核对，一个标点一个标点较真，用最笨的办法在纸上标注出错误之处，再和打字员反复沟通修改。

新旧交替异常迅猛，百余年间，胡堤村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哪怕到儿时玩耍的黄河故道南大堤上，也只能望见大片翻滚的金黄麦浪，沙土岗、盐碱地了无踪迹，再难寻觅旧时的印记。

村民住房已经历了四次迭代，泥坯墙、高粱顶的“泥抹棚”换成两层小楼房。赵长印在自家舒适的楼房里含饴弄孙，或许等小孙子大些，再给他念叨自己听过的、经历的故事。